

泰和縣志卷三十二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潼關楊訥重輯



藝文志

記中

龍洲書院記

周必大

西昌下臨贛江陳霸先入援梁室駐軍有白龍之瑞事見南史宋開基之明年南唐知制誥徐鉉作白鶴山記云江水北湊而東滙龍洲高峙而重複以是名洲蓋亦久矣又有天柱一峰屹然其外勝槩殆冠茲邑初即縣治東南築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一

光華以待過客已而遷驛快閣遂為擁酤之地今宰宣教郎趙汝暮決科為政綽有父風至而嘆曰天地之氣聚為山川山川之秀人實鍾之况父老所傳洲過邑廷魁出豈為麴蘖之故易絃歌之樂耶迺起嘉泰七月撤而新之疊石為基創屋二十楹列左右生齋曰斐然曰卓爾自堂及門端正軒敞下建庖湍各得其所閱兩月工以訖告遂倣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軍之白鹿榜曰龍洲書院擇春秋補試前列者十人居之而立以庠長於是縣學長諭貢士陳暕周有德學賓陸本謁予以記或曰縣有學矣此贅乎予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達於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庠十二為序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當半之家塾猶未論

也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屠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昔歐陽文忠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庠序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反疑於此乎得賢令為之主盟使諸生得藏修游息於斯未仕則由六經而探賸聖人之教既仕則推所蘊以發王者之政復古之功權輿於茲豈但科舉得江山之助而已嘉泰二年六月日記宏治

雲津書院記

曾歷

潁水西來道十八灘始平流而浩瀚秀氣盤鬱至吾邑而融為龍洲是蓋天地儲祥毓傑為國家無窮之休也古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二

瞿曇之流過而留廷魁之識閱歲滋久文風寢盛而龍洲之東洲渚日長氣象益雄意其天地之祥將發見而不容秘矣而邦人有未知者劉君逢原崇德尚友識拔郡豪開邱壑之心胸覽山川之勝槩挹龍洲之秀建精舍名之曰雲津蓋以龍之致雲雲之從龍二者自然之符既有龍洲為卧龍之區必有雲津為雲梯之階非私於一已所以願一邑也非私於一邑所以為國家也國家取士之意無窮逢原禮饒嘉賓於雲津者亦無窮賢子若孫不特享其報且世繼逢原之志而光大之吾知龍洲之儲祥者久久則必厚厚則發其祥也自茲層見迭出所以惠顧吾黨者豈不遠且大哉逢原曰是吾期待之意也遂以為記宏治

文溪書院記

趙師真

天地一氣散殊所寓隨其所受淺深不同長沙嶽麓南康白鹿則其溫厚之氣施散磅礴英華萃聚與吾夫子杏壇洙泗之間心傳之妙特一間耳千萬年後白下有曾先生居文溪竹屋蕭蕭短籬藪藪未啟門則野鹿嘯迎村童拍手曰有客來矣請先生却眼前之書盡尊中之懽今古治亂榮辱得喪曾不足以動方寸先生知之乎否也飽詩書說禮義盡孝友於家忠義於國吾邦有人矣若文忠歐陽公忠簡胡公凜凜如生然後進恨不同時固所得者非親傳授若夫文溪之上羣弟子鱗排鵠邁執經施施然隨問意滿相後相先名薦鄉書者三十餘士於高第如善化倪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

貳令上戊戌丙科而春陵法曹嚴君亦相繼焉法曹之兄鄂出今人古周知四方利害嘗以邊防之書建儲之頌扣帝閣天恩俾徑赴春宮皆先生誘掖之賜長似之謹尉君以過庭緒餘妙年登鴈塔其季之信又愿而有文先生遊曲江幕府邑子栖栖俵俵若失所歸一日皆走告子曰先生還矣方瞳綠髮山立玉色曰世事只爾吾茲掛神武冠老衡宇下與朋友為久聚也已而果然吁此非用心剛見道明守道篤與人忠能爾耶師真生恨晚而蒙知最先天之未喪斯文其責非先生夫誰與歸且夫大江之西豈特白鹿重湖之南非止嶽麓夫亦惟以道德所重猶白下之有文溪曾先生後輩宗仰心同志同躍躍然不能自已蓋

信夫師門之所同人不得而異則即謂文溪為今日之洙泗詎不然哉按先生諱有憑字季永世居於文溪之上云

宏治志

### 清節書院記

歐陽元

清節書院者蕭公子荆之祠也宋東都南渡聞西昌有隱君子曰蕭公子荆焉其為學專名春秋早受業於伊川程子明復孫氏之門退而作春秋經辨不勦古今諸儒之說學者從受經義常百餘人廬陵胡忠簡公銓獨得其傳其為議論識見宣政以來人物宜為第一蔡京為相以術籠絡一世士咸稱其賢公獨斥之以為宋之新莽遂削迹不仕其為行有唐陽道州元魯山之風終身不娶或以無後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

勸之則曰顏淵孟軻不聞有冑嗣也故雖制行過中要以為卓視世之沉淪嗜欲者可同年語哉先生卒於宋之建炎四年距今一百餘載宗人繼文慨然念其祀事之闕請以已貲作書院祠之公之初卒門人私謚之曰清節先生乃摘二字扁書院之楣焉又念祀事教事廢一不可乃割已田延明師以教四方之來學者無間富約咸就館穀既而重念古者入學必祭先聖先師請作孔子燕居之祠以臨蒞之顧先生之祠必有侑其坐者里之劉公子澄為建安真氏門人宋末以道德節義著後隱廬山而終曾公如驥以進士擢科官至邵陽通判宋亡城破遂死所守宋史體之門人私謚之曰忠愍於是請以二先生從享每歲春

秋二仲以次丁日舍菜先聖先師及三先生焉書來謁予  
記之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康成  
註曰此言孔子述作之事大經指春秋於乎春秋為書所  
以定名分正綱常明天理陳王道其功與天地等者也故  
春秋之顯晦關世道之否泰秦漢以降歷歷可考宋熙豐  
之間王安石罷春秋不列之學官尋有中葉之禍宋統不  
絕如綫靖康改元先生以布衣首請於吳丞相復置春秋  
博士未幾高宗南遷宋絕復續於時武夷胡文定公安國  
以春秋進講日述復讐大義以切摩其君臣胡忠簡詆和  
議一疏煜然照映千古蓋春秋之遺烈也歟及宋訖錄仁  
人志士駢首就義史不絕書春秋之於世教豈小補哉先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五

生經辨偉然若嘗躬造洙泗而面命於聖人者舊說孔子  
素王左邱明素臣先儒雖或弗取今先生祀事上承燕居  
異時論春秋忠臣先生宜在首列百世之論嘿定於斯豈  
偶然哉我元至元中行御史臺定學規春秋出傳題延祐  
設進士科詔春秋昭明於斯世大道為公之象也而先生  
之祠實建於今日其有自歟劉曾二公之節義皆能無負  
於春秋無愧於先生其侑享亦宜雖然予嘗謂天下古今  
無形之險固於有形無聲之樂和於有聲無後之祭遠於  
有後徵諸先生祠事亦可信云先生諱楚字子荆號三顧  
隱士建書院蕭繼文字士郁書院之址在西昌邑治北門  
迎恩坊之右其制正堂三間東西有兩夾室其崇二十尺



也英敏豪邁克修厥業田園之廣甲於邑民乃闢地於雲津之旁建屋數楹經營之日厥材孔良厥工維時中為正堂其廣埒三十丈厥深倍之以雲津書屋揭於楣經史在牀圖畫在壁東西廊廡嚴嚴翼翼過者不言而知為文獻故家也秦定中江南饑饉加以兵戈槍攘餓莩填溝壑道路接踵而東牕昆玉廩有餘粟庫有餘貲饑者予食渴者予飲遠近待以舉火者不少然以為未足立義庄以給鄉鄰置長府以周無告蓋念厥祖設羹活囚而欲繼其美也故童謠曰東窓昆玉心恬淡倉廩充盈貲鉅萬江右饑荒肯濟貧雲津橋設菜羹飯蓋菜羹之名始此傳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東窓昆玉其近之矣且又積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七

書如山萼萼以教子姓琴歌酒賦夜以繼日而講習之勤庸有已乎今其子善可輩不遠造吾門請記以垂永久其立心遠矣予攷前代書院制睢陽為最今鄭氏書屋亦睢陽意也居於斯者仰前人之德以揚英華開後裔之賢以倡道學則相傳悠久必有顯庸名世者出以振於當時而書屋之號豈專美於前哉是為記

吳文正公集

柳溪書院記

嚴萬全

物以人為貴人以地而勝王子猷寄居空宅便令種竹或問其故但笑咏指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物以人而貴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皆築室東土人以地而勝也太和古南平郡大

江北滙疏為四溪而復入於江清溪則丞相益國周公讀書之所也文溪秀溪則倉使曾公所居也茲溪隱於白鶴觀之右久而未顯疑有物司之者暨乎神開其秘地效其奇遂歸陳氏芟夷榛莽決滌沮洳直為長堤敞為大途藝楊柳蒔芙蓉德卿始闢廬左為家塾以專講習右為堂曰湧翠以廣眺覽齋曰臨靜軒曰雲錦臺曰筠坡以便燕息朝夕琢磨道義進德修業閒暇則杖履登臨覽江巒之起伏觀雲霧之吞吐指龜魚之出沒數鷗鷺之往還足不踐車馬之塵耳不聞城市之喧名之曰柳溪書院謂夫柳者草木之風流醞藉者也陶先生名之而作傳柳刺史識之而賦詩唐宣宗取之於永豐以寵樂天齊武帝植之於靈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八

和以賞張緒王恭之姿儀可慕劉尹之清風可想昆明之市武昌之門沙苑之旌戰功上林之表嘉瑞金城十園之大隋堤千二百里之遠異乎輪囷離奇屈曲擁腫者矣是以君子樂取之也夫人之情必有所矜物之性必有所宜桂宜於月梅宜於雪菡萏宜於徑蘭宜於院柳之宜於水性也陸慧曉張融並宅間有池池上二株而已何點深加嘆美以為水即醴泉木即交讓清介之士猶且命駕酌飲以去鄙吝之萌而况德卿英邁雅韻高才好學異時化鱗鯉海振翼鳳池人與二公接踵地與三溪爭雄又豈南朝人物所可擬哉於是書之以告來者

康熙志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徃教以瀆其分者矣勢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隳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牀之修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世教人心甚大且重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縣郡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各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

一槩驅而納之防範穀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為工技為商賈遑遑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則其學與否亦聽其自為而不復以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煙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學四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官太學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且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歸

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學大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修弟子禮日于于以闢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為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乃即君之居旁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為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馳之又為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為扁刻而揭之而其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予為記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艮而面坤為屋凡若干楹高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十

深廣各若干尺中為正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棲來學人前為正門門之外為橫道道東西榜以攀桂凡槐柏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劉尚書集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予記其石岡書院予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記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

子福可明經善為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  
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  
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  
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  
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  
谷之中無有不學富貴者遇縫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  
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  
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  
吾嘗下彭蠡沂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  
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  
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十一

者為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縫掖之士也不辨乎  
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  
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  
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  
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  
來雖屢廢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其風俗所  
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  
可重况於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東里集

樸山書院記

彭百鍊

有宋泰和嚴方子先生著易說十四卷以惠後學咸淳中  
丞相江萬里馬廷鸞愛其書發前賢之所未發足以羽翼

經傳乃為上之於朝藏之秘府而授先生秘書省校勘學者師尊之稱為樸山先生至有元盛時其子高安縣尹諱周父乃建樸山書院於邑之城西聚學童於其中以講易說而以白鹿洞之規行之已而書院之盛儼然與石門嶽麓相先後不二十年燬於火而遂以淪廢者幾六十年國朝之初用父之從孫國子學正從禮先生仍揭舊扁於私塾以淑諸人迄茲有年今其孫士臧士正復建書院於其所居之側日與其家之子弟績學於其中思所以紹復先世之業乃來問記於余夫易之為道古之聖賢所以垂訓於人者以其上下貫通非有高遠難行之不可及也自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十二

其職則存誠知化之妙已存不踰室屋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易說之妙所以見重於時者豈偶然哉嚴氏之子弟游息於此以求其先志因其志以求聖賢之旨則將何用不臧哉自是而益勉焉內以成乎已而外以及乎人使書院之復千載如一日嚴氏之學百世同一心余於士臧兄弟

望焉

彭御史集

蕭氏南薰書院記

梁潛

秦和東南三十里有溪曰桃源溪之中有石崇廣而夷如砥曰石臺蕭氏居溪上盛且數百年矣自國朝初安常處士諸昆弟喜與名士遊士往來桃源者益衆時東園劉先

生子彥以博學篤行館授焉其兄尚書公之老而歸也亦時時過之東園公為名其齋曰南薰書院尚書公大書以揭其額於時其子弟嘗受業者曰德顥德嘉德貫德資今皆杰然偉出而東園去而仕於時沒已二十餘年矣安常之沒亦既十餘年而子弟之益衆講學之益盛談道德而誦詩書者未有過於今之時也永樂壬辰春邑士陳公培為之教公培尚書公外孫也於是德顥兄弟念先志之勤篤思東園公之惠顧欲不墜其緒因公培屬予記夫自三代之際黨庠術序家塾之教徧天下而俊造之士升於王宮國都者必自其鄉故居於家而廉恥之道立仕於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耳至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十三

白鹿鷺湖岳麓諸書院雖當時大賢自相講學然斯道之振起尤有賴焉今南薰之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又况夫尚書昆弟風聲氣烈之未泯者猶能使人興起而德顥兄弟嘗親炙而聞其議論宜其拳拳有不能忘者苟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太學赫然有名於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鏡於石俾來者勉焉

泊菴集

匡山書院記

曾 臯

匡山之有書院也肇自南唐長興間是時天下未有興學之議士大夫亦無講於學者洞晦羅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聖人之學為己任朋來自遠書院築焉聖殿經閣埒今

學宮明宗嘉而賜額於鏐哉五季希有事也歷宋而元四百年無恙忽燹於兵我明永樂間裔孫養吾起而載新其子爾輔請記鄒學博又二百年為今萬歷丙午圮益甚裔孫曰講者顧瞻太息首傾橐與族之好義士諏日相位鳩工庀材為聖殿為經厨為正學堂為兩廡書室又撤舊取新為東西耳齋為門廊翼如跂如視昔有加會子藉手明學會中傳刻名賢錄稽先生行實於講講因以記見屬予惟君所殫力非為名也將衍先生之學傳世世不絕也先生生而篤修潛養淡於聲利惠政在郡清節在朝闢地匡山延收四方啟愚發覆吐詞為經宋儒黃勉齋饒思魯去先生且三百年猶想慕遺風而來反覆精粗道器之辨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十四

就先生質証於一堂學者得聞遂各有省孰貽之哉故學必明物必察倫必謹於進退出處之節于聖真脈孔子得之故言行必顧子臣弟友無歉事去就必審待臚接漸有微權既於七十二君不遇而後退與三千之徒講德洙泗之上以垂教於萬世其家法如此孟子推尊願學亦惟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先生誦法孔子者也始讀書匡山豈無意於當世乃長沙決幾端明長往此亦必有所謂晏嬰武叔之遭義不可苟留者先生其得已耶退築書院聚徒講肄出處大節固儼然孔氏家法矣程正叔惓惓天下國家而於去就却不放過一步陳石齋學宗自然靜養端倪而必以名節為藩籬未必非效法先生與黃饒同趨者先

生之學豈盡無傳哉錢文肅王文端諸前哲咸有咏匡山  
書院詩爾輔之後為宣令請祀先生瞽宗兩臺而下並蒙  
表章茲三鄉俎豆名賢先生實正首位夫非學有真得精  
神長在何以得此於七百年間哉七百年後有孫如講能  
使南唐舊物巋然如初則先生又可謂有後矣即世儒志  
述所不及於匡山何損仰止之思予不敢後於黃饒故記

宋治志

坦端堂記

梁潛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  
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室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  
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十五

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煌爛然照  
於蓬華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  
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  
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過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然  
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為之異  
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  
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  
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  
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  
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  
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株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

居敝不治者久之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沒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王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為之書以記其堂云

泊菴集

### 貞節堂記

梁 潛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巨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才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十六

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為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所言為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又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



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為劉氏塾賓為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伯貞為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問閭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泊菴集

### 吾隱堂記

周是修

泰和武山之陰沿溪流而上者不五六里曰西塘汪洋澄澈幾百餘畝演之以清泉峙之以白石環障之以邱壘延袤之以田圃蔽翳之以雲木映帶之以居廬後顧則鬱鬱乎樂原之岫前眺則巍巍乎高霄之巘左瞰芳橋之坦夷右睇白泉之深窅其壤沃饒其境幽曩若天造而地設者著姓鍾氏世有其勝而專之焉鍾之彥曰與吾幼穉警力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十七

學能詩節志高尚比壯涉元季兵爭乃能明哲保身於滄桑陵谷之後吁其智矣哉我朝龍興海宇寧謐歸而構堂故址式廓前修洪武初徵賢之詔日下公則曰子老矣無心於世事矣其富貴利達亦非予之所知矣遂謝絕當路日以琴書觴詠自娛晏如也愛其子亮尤篤於義方之訓因具贄遣就司業子高劉先生學綽綽有悟入又令從國錄雅言蕭先生受三經三緯之旨而所得為不貲矣亮字起晦以才名著聞辟命之至者歲無虛日強領贛庠教德薰行染材用有成五載於茲一旦而懼罔極之痛泣血柴毀比於終喪建文三年起復朝京師歷試翰林天官俱在前列而以母老乞歸侍為請聖天子嘉其志而有南雄州

學之命便迎養也南還有期喟然謂子曰遭世休明獲沾寸祿而先君子不復作矣潛德之罔顯祿養之不逮日夕永念何以為此心哉所幸而有者先師劉先生嘗大書吾隱二字將揭之堂中以寓夫著存不忘於悠久願賜一言以記之於戲隱者士君子遵養時晦之名獨善其身之事而居易俟命之道也惟明乎是道行乎是事而不愧乎是名者隱之謂也不能明是道行是事愧是名而亦謂之隱可得乎今觀與吾氏之為隱也專西塘之勝歷亂至平端居自守而榮耀紛華舉不足以動其中非果能明乎是道者歟樵山釣水而惟適之安讀書教子而惟義所在非果能行乎是事者歟能行乎是事能明乎是道非果能不愧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十八

思存堂記

周是修

於是名者歟劉先生之為是名其意固有在矣若起晦之拳拳於其親而切切為之請其志之誠其行之篤所以承於先而啟於後者又將如西塘之水源源混混必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四海不止也吾隱氏其不沒矣哉

芻蕘集

客有自西昌汎舟而至江水之南艤舟而憇於懷仁之渡登傅氏宗巖氏思存之堂喜其高明爽塏前列奇峰旁匝嘉樹清池芳園流水映帶深衣綸巾諸子森侍焚香煮茶雅不可俗於是談論竟日及詢所以名堂之意宗巖愴然變色而應之曰悠悠乎耿耿乎殆難言也客曰何謂其然也宗巖曰人子之於親幸存而得盡乎志養者孰能無樂

不幸既沒而莫報乎劬勞者孰能無思思之而不置雖既遠矣猶不能不使其親旦旦而存乎心目之間焉蓋思存則親存人之道也不爾則親之恩德與朝露而隨晞親之音容與春雲而倏散邈然而無垠於中也人道不幾於熄乎走也不幸甫成童時已失怙恃抱罔極之痛積年於茲而親之恩德無一日而不昭昭於心也親之音容無一日而不瞿瞿於目也居而思之則儼然如見吾親之在於位也行而思之則宛然如見吾親之在於前也止於樹而思之則吾親之游息而悅乎繁陰者不能忘也臨於沼而思之則吾親之澣濯而悅乎澄澈者不能忘也寢則見吾親於夢也食則見吾親於羹也吾身之所在即吾親之所在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十九

如之何而能忘乎是予堂之所由作而思之所由名也客乃惕然起而謝之曰孝矣哉宗巖之能不遺其親也美矣哉名堂之為有補於世也建文二年冬客以應召來京師謁予官舍歷舉宗巖氏之言為予誦之而屬為之記予聞而嘉之曰嗟乎與宗巖氏出處隱顯固懸隔也而其所以抱痛永感著存不忘之念聽其言也又何大同若是哉是宜記以副宗巖氏之請亦以為世之為子者親在而或不之敬沒而或不知思思而或不之久蚩蚩貿貿有愧於人道者之戒且勸焉客蕭姓士信名亦篤於孝思者也故并及之

集芻蕘

翠玉樓記

周是修

予以竊祿明時備員王官不瞻桑梓而友松桂者歷紀又  
更新矣建文三年春從予游者內弟胡孔時氏以省親古  
豐道京師乃聞有東樓新構之美述其經始歲月與夫地  
位材木高深向背華質之宜甚喜胡氏之有人而壯觀之  
出色也已而將告歸以樓之名與記為請予應之曰胡氏  
居潞江銅山之間由南唐僕射以來衣冠文物繩繩而不  
乏彬彬而益著者雖一本於前人德澤之厚而謂不得助  
於山川之勝者予弗韙也若夫禾川之水從西北二百餘  
里與官溪之流合抱銅山為一曲南迤環胡氏之居北而  
東焉春雨施而煖浪拍天秋霜降而寒潭澄碧風帆沙鳥  
之幽賈石蘭岬芷之芬芳勝之發於水者蓋莫得而枚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

也金臺石壁龍須南華諸峰掩映乎其前後老姥龍門華  
蓋廖山之岫羅列乎其左右朝霏斂而霽色堆藍暮景凝  
而嵐光凝紫丹崖青壁之杳藹白雲紅樹之微茫勝之發  
於山者又莫得而殫形也予嘗於端居之日登高四望游  
歌寫懷誦蘇公翠浪玉虹之句境與意合快然自得而未  
有以領其槩也今孔時之新樓既高出於修篁叢桂之表  
軒盈面面一憑闌之頃而向予所快者必舉在於目前矣  
爰采蘇句以翠玉名之不亦宜乎孔時曰唯唯予復申之  
以言曰居室之有樓猶士人之有傑特者也夫樓複簷隆  
棟超軼羣構而無所蔽障以之遠俗可以離氛埃以之覽  
勝可以極千里旁視彼之連甍闕角如翬飛如鱗次者屹

然而不相並其華門圭竇如蟻封如蝸殼者相去豈不遠哉夫傑特之器必雅志宏度殊異流輩而磊落侷儻不拘於時以之為己可以崇德業以之為人可以勵風教旁視彼之名流俊士如龍蟠如鳳逸者挺然而不相下其庸夫愚子之如蠅營如蚊聚者相去亦豈不遠哉况凡得其地者有其人有其人者成其事成其事者傳其名自古及今理必然也然則孔時於翠玉之樓惟當廣圖史之儲以訓其子姪俾胡氏詩書之澤綿綿浩浩益有光於前人亦且厚琴酒之資以俟予與而翁宦游既倦請身南還同登斯樓逍遙徜徉日領夫翠玉之勝以娛晚節則斯樓之名將與唐白樂天之石樓宋王元之之竹樓共稱於千載之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一

矣又豈若齊雲摘星之徒以驕侈佚樂為尚哉雖然孔時去此而能篤躬尚德允成傑特之士而不負予所以因樓而取譬之意則樓中之子孫又可勉焉孜孜以讀書明道思繩傑特之武而不負孔時作樓貽後之意哉是為記

芻蕘集

南秀軒記

周是修

蕭士行西昌清沂良家子也身長七尺貌甚清越被服朴素如庸衆人究其性則溫厚恭謹考其行則孝友悃信奉親事長盡敬順之道上下交承惟仁善是與見稱於父老受知於士流然後君子識其非庸衆也尤篤好清雅閑逸之事以適其趣嘗即正寢之南闢軒領勝以為藏修之所

顏之曰南秀因其實也洪武庚辰偕其兄士信以寫照游  
京師名卿間得翰林侍書吳公仲平為篆古二字而記請  
於予予聞士信而知南軒之秀為不誣也軒之構不逾一  
尋有半深如之廣如之而明窻淨几娟娟如也軒之右有  
長松偃蹇蒼翠凌傲冰霜貫四時而益茂其左則有老梅  
疎竹瀟灑檀栾延袤百餘步與平林高原之枌榆桑苧隱  
隱而相接是卉木之秀於茲軒者弗勝紀也松竹之外有  
方池汪洋澄澈風止煙銷朗然如鑑晴光冷色浮映乎蒼  
宇又其南里許有泉山鑑泉出其麓滔滔汨汨如瀉瓊如  
縈帶以分注乎稻畦蔬圃中幾百折而落於池為長湍焉  
是水泉之秀於茲軒弗勝紀也泉山之外則有天柱一峰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二

孤聳卓絕瀑水嵐煙晦明隱顯變化而不可測峰之東則  
又有三峰羅立狀如筆架即所謂三顧山蔥蒨奇崛與天  
柱而相高軒扉一啟宛然天開之圖畫是山峰之秀於茲  
軒者弗勝紀也士行以綜理之暇常引其子於南呼其姪  
于喬于海于淵于邱皆童幼髻齡或訓以誦詩讀書或教  
以揖讓進退或稱觴獻壽而拜舞於親之膝下鏘鏘濟濟  
可以悅於目而娛於心是後嗣之秀於茲軒者弗勝紀也  
夫士行以一軒而并領乎四者之勝矣餘若風月之清明  
魚鳥之飛躍賓友之往還又無一而非軒中之勝顏之南  
秀不亦宜乎予以之而歎曰嗟乎金貝珠玉錦繡纂組世  
之所悅也而士行不之晚惟樂夫南軒之秀焉與馬臺池

聲色游宴世之所悅也而士行不之尚惟樂夫南軒之秀  
焉其於為人可知如是則見稱於父老受知於士流而取  
重於當路名卿大夫又不亦宜乎予與士行為同邑且生  
平之性惟樂於道人之善而喜於成人之美知士行南軒  
之秀若此而為之記以示其雲朽垂於不朽不亦宜乎

芻集

一蓬軒記

周是修

靖江直史蕭公坦行由領職隨王留京師官舍在紫垣之  
南金河之沃左瞻臯門之岿嶢右屬公車之肅穆鍾山之  
雲西苑之樹青簾一卷圖繪宛然天開蓋地之最清切而  
興壇者也坦行以強仕之年任膺匡輔剛腸直氣貫乎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三

月然公退之暇性喜閑適以戶庭舊制北瞰通衢頗逼車  
馬之喧於定居之明年夏六月甲子拓舍東眄陽之隙榆  
材命工構軒四楹高一丈有奇深逾高之二尺廣如深之  
數上則編竹葺茅為蓬以覆焉旁則織葦附塗而代墁以  
楮既成瑩白玲瓏隔離塵襍每與同里周是修楊士奇二  
友徜徉其間宵乎泊乎恍若乘扁舟而浮游乎巨浸風恬  
浪靜煙景澄明亦不知跬步之外之為名場為利路也因  
顏之曰一蓬命是修以記是修以坦行之處而學也有經  
緯之文有卓特之行孝友聞於人人志操風乎流俗固予  
之所知而衆以予為有同焉者予未之自韙也出而仕也  
有發憤之忠有挺拔之節獻納之懇冀有補於聖明退讓

之忱實無望於利進亦予之所知而衆以予為有同焉者  
予亦未之自躋也及其朝回而容與於斯蓬之中也軒窻  
籬落之澄潔几席琴書之典雅高情凌厲乎冰霜逸興飛  
翔乎寥廓亦予之所知而或不識予之有同焉者予則竊  
自躋焉言未既士奇作而訊曰子以直史公之名軒其寓  
於興也如斯而已乎夫軒以一蓬名公豈不有見於古人  
所謂君猶舟民猶水之戒而思兢兢然以惕厲業業然以  
持循期勉成於善治乎豈不有志於古人所謂作舟楫濟  
巨川之喻而思宏道德之旨展彌綸之抱忠質乎明主力  
拔乎窮民期膏澤於天下乎矧皆士君子知務者之當然  
乎不然一蓬之軒曷不營之於昔者滄江白石之間而獨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四

建於金馬玉堂之側乎不勉夫二者以副士望而徒曰吾  
以疑識之似而已又曰吾以莊子虛舟之說為况而已不  
幾於遺世而昧於素位之道乎予與坦行俱笑而有所難  
言者姑復之曰子之言然乃次而書之以為一蓬軒記

集

按一蓬軒在京師為坦行寓居因記內所述有關蕭  
氏平生學問氣節故附載於此

竹所記

梁潛

梅岡南塘之上渡石橋並淺堤迴紆而後入者王君伯亮  
之所居也地不盈畝屋數椽而竹數千竿過其外者徒聞  
雞犬之鳴吠童稚之語笑機杼之聲啞啞然而居人煙火



在其中者不見也桑樞蓮戶俯而後入仰而視之則長稍直節上拂乎雲漢而煙霞雨露紛披挺拔冥迷蔽虧之狀頃刻而變萬殊而或清風徐來却鄰父之儂談止童子之餘誦拂衣宴坐而聽之則四壁之外如絲簧金石之互發而澗聲鶴唳與夫樵者之歌牧人之謠若呼而應響而答者君蓋樂之而自號之曰竹所君簡易抗直不妄交於世其人非負清情雅況者亦不至其門予嘗過君君葛巾藜杖練袍無緼而油然自得因與予觀竹入其室予笑而問之曰君室中何所有也君笑而答曰山珍海錯之奇熊蹯豹胎之美吾無有焉至於釣登巨鱗瓢貯芥薺酒溢盎而午熟雞啄黍而秋肥則吾有也因取酒酌之醉而後論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五

先世豪奢盛美之事而今未嘗見矣蓋竹之東舊為賓賓樓樓之下為濯纓之亭其外為駟馬之門其北數十步即梅岡梅岡之下為萬丈樓宋丞相信國文公為其五世祖約齋先生書履恒謙益四德在焉當其盛時連薨疊檻花木之富賓客遨遊之樂殆無虛日及其廢也一旦邱墟蔓草禾黍生之過者莫不慨然歎息於乎盛衰之來亦誰能拒之而人情不能無忻戚也君及見其家盛時今老矣乃泰然安於窮約如此豈非貧富不易其志者哉夫竹不以寒暑改其節君不以窮達易其志則宜乎君之愛夫竹之至也至其居之安樂之深浮游污濁之表而外累不足以介乎其中則君之獨得又有在於竹之外也君不以言於

人人亦少知之者因書以為竹所記

泊菴集

### 止齋記

梁潛

予舅氏陳仲亨先生居太和城西柳溪之上因其故廬為室而名之曰止齋蓋陳氏之先世常顯矣方其盛時賓客騎從之衆煜然常隘其閭及遭離亂無一瓦之覆而先生之兄仲述復以進士遭逢聖主為名御史於時陳氏子弟之進者亦駸駸乎盛矣然先生方慨然歎息以謂盛衰之相尋者倏往而忽至承乎其先者非不難而立乎其後者不可必也於是低徊俯仰諧嬉以玩世同乎流俗不絕情以為高不矜氣以役志而或凌厲振迅赫然以希夫過情之譽翹然以干夫非分之冀者未嘗有也以畏慎約其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六

以澹泊養其躬以禮義訓其後人且名齋以識其意蓋先生之年已老矣今年春其子公餘改官棗陽教諭至京師屬予記其齋某何足以知先生也雖然先生孝友之行本乎其性而敏默深識窮物理之密微極思慮之精深人所不及者其所以退然自托如此者豈無所見而然哉時行時止之說在易之艮可推見其隱而世之自取憤覆之患者常始於不知所止也然則先生豈所謂知進退存亡之道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齋之前後有修竹佳花之植可玩而蔭而予之居與先生近顧何時從游其中以問所止之說耶

泊菴集

靜軒記

梁潛

泰和沙湖之北曰源塘羣山隱然蒼松古柏極天而無際  
即其深始得開曠焉岡阜盤迴溪澗相屬溪橫而橋出澗  
過而泉鳴漁者游而耕者樂山人隱士曳裾徒步而往還  
者楊君世冲所為靜軒在其中也霞煙雲霧之中而見其  
室宇之宏麗老者含頤而歌童子抱書而讀而獸之遊者  
不駭鳥之啄者不驚魚之泳於池沼者如躍於江湖之波  
濤凡接乎目過乎耳無不可愛者則坐於軒之中而得之  
於軒之外者皆是也君和易怡然既無迕於物亦無慕於  
世無迕也故於人鮮有所怨惡無所慕也故嘗泰然有以  
自足休休焉與一世相忘於無事君惟如此故能靜也夫  
人心之所以妄動者由有物汨之耳見可愛而羨見可憎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七

而憤激乎外盪乎其中使和平之氣索然而日悴於乎豈  
不可慨也哉君無有於是故雖老其容甚澤如方壯者然  
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莊子曰無為則俞俞俞則  
年壽長矣吾於是知君將龐眉皓首享有多福子弟見之  
而稱慶閭里聞之而嗟羨夫豈止今日之見而已哉君有  
子皆賢諸孫亦既知學其季子孟完來北京既求翰林林  
先生觀書靜軒二大字歸以揭其軒以予居同里也又求  
為記予愛楊君之為軒有以得夫山川之勝而名之又  
以息其老也故為之記

泊菴集

退庵記

梁潛

退菴者王君子朋所居之菴而人因之以號於君者也君

所居四面皆山蒼翠踴躍如大海之濤其中隆然高出者  
梅岡也岡之南兩山橫分靡而相屬而飛雲過鳥望之無  
窮元馬九臯先生為書兩山之間者以此蓋梅岡占羣山  
之盛麗而兩山又據其會君之菴獨當其中所以尤勝也  
君少時負盛氣奇材氣足以挫豪武智足以破奸諛家藏  
萬金一朝散盡亦不以介意嘗從蕭求己先生學書經慨  
然以進取為已事遭時之亂羈縻於世故而今已老矣頽  
然山澤之間鏟去節目更為坦夷聞人之失則包含蓋覆  
或淺辭以寓意雖其子弟不屑屑也而豈有意於世事哉  
名於其菴蓋志其老也然予友尹君昌隆嘗稱君雖老而  
氣不衰及予來梅岡尤時時聞其論議君雖韜晦屏處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二十八

其行尤足以化服其鄉人或有爭縣不能直者皆聽君  
一言而止也君蓋歛其果毅以為中和而消化其銳者使  
泯然而莫之見則君豈尋常之人所可測哉書以記之庶  
幾知其名菴之有以然也

泊菴集

樂菴記

梁潛

君子之樂非在外也求諸中而有其樂焉斯樂矣求諸中  
而無有不樂也樂在內故不能奪之於外樂在已故不可  
示之於人不奪之於外不示之於人此吾友日孜之所以  
名其菴焉日孜以壯年筮仕佐教鄉邦得不去其家以親  
戚故人視之如未嘗仕又其職主於教非若它有司政治  
之繁外患不入其懷而道可以及人誠可樂者然日孜意

不在是也方且置書百餘卷上自唐虞之典下迄近代名  
賢端士之文詞以及醫藥方技百家之說日夜研窮其旨  
自以謂至道之無窮非有得於心則不可以已也夫小方  
曲藝之流苟有得其說者皆樂也况夫聖賢之道之大與  
霄壤並立苟有見焉將超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拘也日孜  
於是而盡其心一旦渙焉其為樂孰加哉浩乎其自得沛  
乎其莫之禦酬萬變而不可窮斂之方寸而不見其所有  
所謂不能奪之於外不可示之於人者如此而仲尼顏子  
之所以樂者亦在此而世之學者方規規於文詞之末窮  
弊其力而卒無用焉豈不可惜也哉日孜八世祖槐應宋  
寶祐間以釋褐奏名第一出守吉州宋亡占籍泰和江之  
南其門墻故址父老猶多識之而今奪之他人久矣日孜  
所居在城中高廣深迥所謂樂菴者也夫仰前人之盛而  
有志於聖賢之學日孜所至詎可量哉

洎菴集

### 果確齋記

梁潛

徵士泰和余君斯延自少知力學明禮義於古先聖賢之  
道世俗委靡之習必欲去乎彼入乎此得之於心而措之  
於行事不但已也初從元進士劉雲章先生授書其志甚  
篤見世之絢名求進乾沒而不恥或材不逮其職而苟且  
依違顧盼眷戀者未嘗不私竊惜之遂因周子語誠章以  
果確名其齋而其持守益力矣洪武初聘至京師以老病  
告歸遂無復仕進意田廬之幽山水之勝雅歌觴詠縱意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二十九

所適當柱一藜杖登高邱四望慨然曰余乃得為太平幸  
民而無聞於世陶宏景樊壽昌豈予所慕哉遂教其二子  
肆力於學久之其冢嗣學夔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留翰  
林為庶吉士有旨擇十九人者教之俾益進於學為文詞  
必底於古之作者而後止學夔十九人之一也嘗暇日過  
予旅邸以果確齋屬予記予素知徵士而又喜學夔能紹  
其家學故不得而辭之雖然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也  
周子之學在於主靜而已惟無欲則靜而果確亦惟無欲  
者能之所以斷天下之至疑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徵士誠  
有見於此焉使其措之天下當何其宏達也惜乎其老矣  
而世之知徵士者又少予故論次其學問出處之槩而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

於果確誠有得也遂以為之記

泊菴集

### 好古樓記

梁潛

王君樵雪自少已英敏軼宕讀書慕古人之行視一世屑  
屑無足可其意者老而無所合乃偃然獨處梅岡之山中  
築樓岡上環樓之山如奔濤怒躍而樓又最高望之無不  
見見之皆可愛也君喜飲飲酣而吟倦覽文信公之舊里  
望胡忠簡之故鄉慨然嘆息以謂今之世不復見古人功  
烈之盛也因名其樓曰好古之樓又多蓄古書名畫於其  
中君擇其論議之精揮灑之奇欣然若神交其人而與之  
翱翔乎其間而君之耿介拔乎流俗者亦豈今之人所易  
及者哉今漢王為書三大字俾揭於樓上雄偉飛動見者

悚自由是巖壑之間鳥獸草木之微皆光景煥發而樓之  
勝亦煜煜然鮮與為比於乎美哉君之六世祖約齋進士  
丞相文信公交友也嘗從文信國講易於道體堂上公為  
大書履恒謙益四德以遺之至其曾孫秋澗為萬丈樓以  
貯焉百餘年來徒見其遺址荒基莽然而已至於文信公  
一時往還翰墨亦零落逮盡人事盛衰之際有足慨者矣  
而獨王氏之澤未嘗泯也斯樓之建益雄壯偉傑其聲光  
氣烈足以追配昔人故雖忠臣之遺墨既燬而賢王之玉  
翰又新後百歲而作者其亦有追繼乎今日之美也哉

集

安止軒記

梁潛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三十一

西昌曾子貫先生於其所居之後為軒曰安止取書益稷  
篇所云而屬予記之夫人之心所當止者義理也惟君子  
不陷於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夫義理之正而不遷故能止  
安而止故常無欲而靜而馭羣動宰萬化本之以修身推  
之以事君治民擴而充之和神人奠上下而感靈致祥皆  
由於此先生於此蓋有所未暇而守之以修其身者則嘗  
裕如也蓋先生自幼而壯懃懃懇懇讀書以明理持其身  
未嘗有過居數椽僅蔽風雨而其心擴然若無涯者種魚  
於沼治蔬於圃耕稼於北郭之外而其身油然自得屏居  
獨處不妄交於人而世之妄者亦不得交於先生也教其  
子以學其子入縣庠以春秋舉鄉貢而教之益至雖甚貧

不以貧而易其所守雖老且倦而其志自如不改而又名其軒以此則其中之所存豈常人所易及耶世之感物而趨利者心志思慮頃刻為之改圖衝衝然不知其所止蓋可惜也先生長於予十年而予深知先生居閒暇嘗過焉相與言皆切實可用終身者又多能於地理陰陽祿命數學皆兼通其意而究極其精專其業者不及也為記其軒因并及之

泊菴集

### 舫齋記

尹昌隆

余從兄彥珩名所居藏修之室曰舫齋不遠千里走書金陵告其弟昌隆曰齋之廣盈丈深視廣則三倍之凡入吾室者如入舟中嚮明而背幽違寒而當燠翼之以厦屋環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二

之以青山翳之以佳花美木每風晨月夕靚白雲之漫迷而吞吐吾窻戶也則如扁舟浮游於煙波浩渺間耳松竹之有聲也則如雲濤雪浪洶湧於几席之下皆汝嘗厭見而欲聞也記之者宜莫汝若汝無辭焉余惟世之樂豐其居者峻其棟宇美其命奩非不壯且麗也乃皆不敢求予記今彥珩是齋不節不稅不雕不琢僅除風雨而獨欲予記者豈非彼徒駭窮兒騃女固不足置齒牙間而此則有足記也然則舫乃舟之異名也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濟夫險者莫如舟詩托涇舟以詠文王得人之盛書假舟楫以喻傅說作相之功凡江河淮濟之間舍是則跬步莫能有所適矣然舟行乘危非安居者之所樂也余少頗有祿



任奔走南北常揚帆彭蠡鼓柁大江越錢塘之秋濤泛閩  
川之鯨波又嘗逾淮渡河泝呂梁之懸水涉涇渭之異流  
舟車往來不下萬里既溺而復奮屢危而後安誠若歐陽  
公所謂號叫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而亦何羨於舟  
哉故今言之而中猶為之戰慄也今吾兄隱居樂義優游  
歲年身不蹈名利之場足不踐江湖之險亦何樂於彼而  
以舫名其齋歟無乃未歷其險靜而欲動歟將不泥進退  
而寓其周流無滯之意歟抑不溺所處而示居安慮危之  
戒歟不然則必懷濟川之具而欲有所試也數者必有一  
焉庸書之以復彥珩遂以為記

訥菴遺稿

永思堂記

尹昌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三

言文蕭氏公騰詩禮望族敦尚儒雅以孝友稱於鄉與余  
別去數載今年秋以公務走京師相見旅邸問為余言曰  
公騰不天生七歲而孤時弟公蜚方呱呱在疚賴吾母艱  
苦誓節以教以育俾克成人吾母嘗告公騰等曰始吾歸  
汝父時遭值多虞汝父辛勤扶植門戶竭力孝養凡公府  
徵發調度轉輸服役必以身先之一不以累爾祖以故爾  
祖得無內顧之憂又嘗曰汝父生平耿介尚義臨財不苟  
仁睦鄉閭人罔尤恫故其沒也未亡人所以能自守而撫  
汝兄弟式克至於今日汝奚可不知所自耶公騰兄弟再  
拜識之夙夜不敢忘顧不肖兄弟所以克有先業幸不失  
身於傭負者皆前人之遺休也故欲報之圖罔何從嘗即

所居構堂以享以祀然每俯仰之際輒思生不逮事吾父死又不知盡哀今雖祭而豐其何以能接形神於夢寐聞馨歎於彷彿乎是終天之痛無涯之恨果何日而忘之耶因揭永思以名吾堂敢丐子文記之言未既欷歔流涕余耳其言目其貌可哀也已雖然君子有終之思初未嘗間於親之存沒自孩提有識以達於使衆蒞官無不隨事以致其思焉是故山有時而坳也川有時而竭也而人子之思則無時坳竭也古之人戰戰兢兢以保父母之遺體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乎父母豈徒為尋常兒女之態乎惟求不辱其親斯可以言孝矣是則仁人孝子之修身慎行思貽父母令名者固將無時無處而不然也又奚必當祭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四

而齊然後思其居處笑語嗜樂如祭義所云乎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公騰兄弟豈可不知是為記

訥菴遺稿

退菴記

尹昌隆

違邑城南行五十里有地曰南溪山奇秀而水清駛田園膏潤林壑幽環曾氏世居焉余家距南溪五里而近曩獲拜南溪之長者曰文昇甫謹重信厚君子也其子海源瀾皆英英秀發綽有父風暨今宦遊不造其廬者二十餘年今年秋源走金陵告余曰先人平生處心仁厚輕財尚義家故裕饒以貲產均及宗人洪武中從軍京師嘗獻書闕下慨然有志事功既而歸老遂禁斷家事築室南山之麓日與塾賓子瑗梁先生吟嘯其間以雲物為朋從詩禮為

膏梁文史為襟帶仰視乎山俯聆乎泉悠然怡然而不知日之既也梁先生嘗名所居之軒曰退菴先人欲求子記而未果今墓有宿草而不肖孤不敢忘子幸記毋辭余嘗讀太史公書至天下攘攘為利而往未嘗不掩卷嘆嗟夫人生兩間血氣使之利欲攻之饜富者殉富饜貴者殉貴汲汲皇皇往而不返者皆是也烏覩所為退哉文昇甫當強仕時懷抱利器足有以為夙昔故人多在顯位一折腰可獲登進而恥於附炎乃獨安於義命娛意詩酒涵養道德斯不善於退藏者歟雖然碌碌嗜進與急流勇退者固不侔矣而進於道慕於德孜孜而不知倦又顏氏子之以退為進也文昇甫之退既足以專斯菴之美源之不忘斯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五

菴復足以承前人之休矣然有伏必興退在前人進在後嗣既知夫所以退又奚不可知夫所謂進耶源曰子之言是也請書以為記

訥菴遺稿

怡惇樓記

尹昌隆

人生天地間其所以異於物而與天地並立為三者以其有人倫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是知兄弟分形連氣而友所以輔仁皆不可忽也然世道既降風俗偷靡為兄者弗克念鞠養為弟者弗克念天顯以勢而交者勢盛則附以利而交者利盡而踈况其絕者乎有能拔於流俗而敦厚天倫者真絕無而僅有者也吾伯兄子厚仲兄子益青年茂質為吾族之秀承

詩禮過庭之訓。個儻尚義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兄弟五人。壘鳴篴和怡怡如也。其與人交則謙讓有禮。過失相規。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里之士友咸嘉其為人。乃揭怡悃以名其樓。蓋取諸孔子明友切悃。兄弟怡怡之義。而徵余文以記其事。余與子厚伯仲間也。義辭弗獲。惟吾尹氏有隱者。由安城徙於灌溪。迄今幾十世矣。尹氏鼻祖濟軒翁有佳境。迎素二樓。宋丞相文信國公大書特書。以彰厥美。垂數百年。當兵戈輻輳之際。海桑遷變之餘。樓毀而記亦遺逸。吾伯父匡山翁因避世以來。始徙居羊邱別業。愛其山水之勝。因卜居焉。其令子子厚子益能克繼先緒。新其命。負頗扁。雖與先世殊。而制作亦與先世比。亦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六

所謂無忝爾祖而弗過。佚前人光矣。矧其善昆弟篤交誼。復足以厚人倫而勵風俗。是皆可書也。若夫登覽遊觀之樂。溪山風物之美。昌隆方將叫閭闔而呈琅玕矣。異日偕諸縉紳。期仲叔季弟相與來遊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以續華萼之說。尚未晚也。

訥菴遺稿

樂善堂記

尹昌隆

甘氏舊族也。其上世咸忠厚。務本以繼承家業。故世以積善稱於鄉黨。至道心翁家益裕而行益謹。其於人無疎戚少長。新故良賤待之一本於慈焉。苟有危急。若已有之。隣突而不烟者。貸以粟。貧而無貲者。假以錢。歲久度不能償者。焚其券而不問。洪武中。顛之屬邑。不靖。官兵俘獲生口。

悉械送京師其人跨越山谷便道取疾適經吾邦翁見其羸形瘵色為之惻然渴子漿餒子食羸子衣重趼子履復給米五斗以故鄉人稱為長者子應隆應原應麟皆恂恂温温畧不踰越其矩度應隆之子尚禮敦悅儒雅嘗與余遊間謂予道其大父用心之慈且揭樂善以名其堂而徵余文為記余以里閭交遊之誼不獲辭夫天下之所可樂者衆矣而其所樂恒係乎人之所好焉是故好富者則樂貨利好貴者則樂爵位好名者則樂事功好淫泆者則樂聲色好游畋者則樂犬馬君子之所樂乎善則必真知善之可好而異乎人之所樂矣然善者德之實行原於降衷秉彝初無有不善者故自四端五典以達於應事接物凡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七

合乎天理者皆善也苟發於人欲則雖欲強為善者亦不可得矣惟古聖哲存諸中者無非天理故發於言而為善言見諸行而為善行達諸天下則為善政其載諸方冊可傳後世者何莫非所謂善哉吾道心翁推餘濟急樂施不吝固本乎惻隱之心而足以有為矣然此猶其一端耳苟能因是而擴充焉觸類焉所厚者大倫所行者天理使事無非禮非義則日用云為俯仰無忤而其為善也大矣天下之善殆莫能加焉曩嘗聞道心翁後嗣繁衍克允厥宗人皆以為積善之報噫前人之所施者既受報於天矣今後益厚其施則天之祐乎善者詎可涯哉庸書之以為記且以勗其後嗣焉

訥卷  
遺稿

祀先堂記

尹昌隆

君子之為禮也不泥於古不滯於俗揆諸天理之所安使高不至於僭卑不至於瀆如斯而已矣是故親親之謂仁因時制宜之謂義禮之所由生也粵自阡陌開而民不聚處宗法廢而祭禮不復講仁人孝子固不復由夫古禮之盛而能因其力之所得為以致夫親親追遠之意斯亦禮以義起者也君子何得而廢焉吾邑西平吳氏著姓也其先曰公萬宋紹興初自廬陵來與西平營寨愛其三顧山水清勝遂家焉傳四世曰季平宋太學生五世曰叔啟宋季從文丞相為勤王義士詩書相承以忠厚遺其子孫迄今十餘世而族益蕃衍其八世孫寧由鄉貢進士授梓潼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八

縣學教諭與予為同年間語予曰宗兄惠嘗謀諸宗弟芸等曰自吾起家西平垂三百禩由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餘是皆善慶所及而祖先神罔攸棲可乎是宜捐貲殫力構堂以奉祀事僉曰休哉惟所畫是從於是擇時日鳩工備度材植運陶甃即祖居舊基為堂四楹廣二尋深如廣而不及一尺顏其楣曰祀先用妥先世神主考禮定位昭穆以序朔望必謁有故必告歲時薦享族人少長罔敢不萃罔敢不敬染盛潔齋不可無繼也則相與買田若干畝收其入以給之尚慮來者昧夫報本反始之意願為文刻石以示永久俾勿壞予既諾而未及為寧之子舉善復屢以為言予惟古者大夫士庶之家祭於廟祭於寢禮也未

聞有祀堂也自後世而觀廟非爵位而為之則僭寢非古聚廬而又近於瀆今吳氏即正寢舊地以為堂豈惟足以據其追遠之誠抑且以寓夫合族之道可謂變禮而協諸義矣惟其子孫孫子引而弗替咸合精會神於斯以致夫孝享則豈非所望相與扶吾仁義於百世而不墜耶予觀近世士大夫家堂室非不壯麗乃惟肖祀淫神異鬼以徼非望之福而祖宗神明往往無所衣食則斯堂也夫豈不足為薄俗勸哉予故為書之使刻焉

訥菴遺稿

### 高明樓記

胡廣

距泰和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地名曰漆溪因漆水而得名焉漆之源西出鷲岡羣山之中縈回曲折演迤奔放東湍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三十九

激瀨於崩崖欹壑之間或跳珠濺沫於危灘亂石之下往往亦多奇觀東流幾百里與藍潭冶溪會始至漆溪山開境曠水泓渟奔潔商帆魚艇日集其上四時朝暮之景變化無窮周氏世居之修林茂樹環列左右良疇沃野溝澮相接有武岡知事天與生四子皆讀書其仲子志剛築樓臨溪之上亢爽高明一覽而盡得夫溪山之勝遙望武姥玉華三顧諸峯紛然前陳騁奇獻秀於煙雲霧靄之外天與為其子名之曰高明樓因余友翰林修撰梁公用之徵予文為記予以未交天與父子為辭用之曰周氏自御史矩肇基以來科甲徵貢世多顯者天與端靜篤厚志剛又好學請毋辭用之於人少許可其言若此遂不辭而為之

言曰彼所謂高明者豈非有取於黃山谷南樓詩之句乎山谷文章學問成於天性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足為後世師法且嘗為秦和宰政平訟簡民安其治當其從容宴閱之時樂其山水之勝登臨俯仰倚快閣而詠落木澄江之句其悠然之思超軼絕塵迥出於萬物之表流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至今不泯志剛之登斯樓也觀江山之秀偉懷昔人之高躅消其湮鬱延其遐曠寄興於寥廓豈不高明者乎用之曰此或一端也天與之志蓋恐其子之淪於卑下故以是最之願卒有以教之余曰道之在人精粗雖無二致苟能因其所至以擴充其心之本體超然不為事物之累則必有得於予言之外余之碌碌於斯未之有得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四十

他時歸老南方艤扁舟於快閣之下約用之同訪漆溪登志剛之樓以審其所謂高明者必有以啟發於予也用之欣然而笑請書以為之記

梅溪書室記

楊士奇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諸子至於稗官小說其書多具既以為自修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為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



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况處乎山林僻遠幽曠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醇厚之資則其於為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峰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溉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從梅溪至宗智甫蓋七世云

東里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一

齊壽堂記

楊士奇

齊壽堂者翰林庶吉士歐陽俊奉其祖三峰先生祖母章孺人之堂也先生生元皇慶初元今九十有八年孺人生元延祐六年今八十有九矣皆耳目聰明康健和豫孫曾繞膝屢受國家養老之澤光榮甚盛此堂之所以名也俊登第授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請於朝乞歸省焉且行求余為記其從兄國子助教賢又為余言三峰先生及孺人之善曰宜為之記歐陽氏居泰和之西蜀江之里其先與宋少保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其居蜀江十數世積善累仁其族姓之衍資產之畜詩書禮義之習愈遠而愈盛至先生闢達廉重言動率依於禮法而忠厚以為主恒戒

其子孫及其族人曰必飭行為儒者以無忝我歐陽氏處鄉人必本於忠信蓋歐陽氏之族有三峰先生而後益敦於德義文學鄉人有三峰先生而後益勸於善邑大夫歲舉鄉飲謀賓必曰三峰先生孺人歸歐陽氏七十有六年以孝敬事舅姑以勤儉佐君子以雍睦處族姻以仁善道子孫此其所由壽康也歟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皆壽之至也夫耄期環百里之地有一人焉以為至異鮮能以兩見也或有之不皆出於一鄉一里也而况出於一家之間又共牢而合盥者哉蓋考其初生皆當天下無事之時其本所鍾已清寧純固既壯而未老又遭我國家太平熙洽之運淳厚靈長之氣被於人物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二

固宜光潤縣永而先生夫婦又承之以和平貞靜寬裕樂善斯以獨得其厚彌壽彌康聯芳榮於晚歲沐天澤於無窮此雖先生伉儷同德合慶蓋亦國家之澤矣先生字以忠三峰其別號云

東里集

旌義堂記

陳循

吾邑南去僅二舍許有地名閭川者在焉蓋去縣城最遠入山最深其田最腴且沃其民俗視他省最悖且樸雖古所謂朱陳村者不能過也其人民幾三百餘家家無不耕耕雖間遇不獲而有山谷筍竹之產或可以資不給惟二三大姓者廩有餘粟家有餘貲不獨不獲不能誤其歲計且貧乏者有所賴而濟也推有餘以濟貧乏所賴雖屢不

厭其惟陳氏之父子乎陳氏故宦族也有志祥者尤博實而好義於今春秋八十有八步履輕便進退嫻雅有類乎少壯者子允中亦六十有四諸孫森然皆克承其祖父之志又大姓中之傑出者也宣德癸丑之歲鄉人有饑乏者允中以其父命發廩賑之為穀以石計者五百然不以聞於有司也正統辛酉朝廷遣使分行天下儲蓄政以備荒歉於是民有所感動者皆出粟以為助允中復以父命出穀輸公視前所費過倍其數事聞朝廷降璽書以旌其義勞以羊酒并復其家鄉里莫不榮之豈徒榮之而已而凡如允中之蓄積有餘而未有發賑之意者見之皆可以大愧也不特此也世固有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而尚不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三

為義者况如允中父子之所為乎是真有可旌也允中既拜恩命既名其所居曰旌義以榮示於無窮明年謝恩闕下復蒙賜以光祿酒饌既退請文以記其堂於戲出穀以助公上賑民臣之義也為文以記豪杰行義鄉之勸也故余不辭而為之書如右

芳洲集

後樂堂記

王直

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不以位為已樂也蓋天之生斯民也寒者欲衣饑者欲食勞苦者欲得其安抑鬱者欲得其平不有以任之則民欲惡能遂哉於是有大賢生乎其間而君人者因得與之共天位治天民而民之欲遂矣夫大賢者固與斯民同類也天特賦之以出類之資俾人

君用之以治夫同類之民推是心也則民之戚憂其有不  
關於己者乎是故居其位則與斯民同其憂民皆樂也然  
後與之同其樂非己之樂也蓋樂民之樂焉耳夫如是則  
不違夫天而亦不負乎君矣然則有視民之戚憂若不與  
於己而肆然自樂乎其位者不謂之違天負君其可乎宋  
范文正公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誠能先其憂而憂以圖之則民將無所憂民無所憂而樂  
矣然後已亦樂其樂蓋樂民之樂也今戶部尚書兼詹事  
府詹事東萊黃公祇事列聖五十年許國之心老而彌篤  
其志蓋與文正同取其語名堂曰後樂之堂當天下太平  
兆民樂業而聖仁在上尤惓惓以安民為心公之所謂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四十四

樂者蓋欲體上之仁而措之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太享其  
樂而後已亦樂焉此其志無愧於文正而亦不違乎天不  
負乎君矣直備員少列得從公之後嘉公之志而樂為公  
記之公之德業在朝廷而尤著於南蓋表然在人耳目當  
自有史書之此不著

康熙志

節孝堂記

羅欽順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曾君汝厚有  
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  
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  
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  
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天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

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織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秩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五

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

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彰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憮憮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稿存

整卷

### 慈節堂記

羅欽順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即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蓋於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六

學之所就又足以為章句師儒人所以保抱攜持匡翼誨誘匪朝伊夕實既厥心施及諸孫有隆有替茲其所以為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絕竟全貞白以至於今皎乎冰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為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嫻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翺公為之祖庠生時謹公為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為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既潔

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為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為風俗勸頤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欲為則姑即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為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脈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為賴也其為感慕庸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為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辰也元三子欽封欽榜欽會

卷三十二

承德堂記

羅欽順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四十七

堂在吾邑鳳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鳳岡之蕭為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干世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為業以行誼相悖表然鄉邑之望觀於楊文貞公所為其族譜序概可見矣序中所稱太學生信立是為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卒經術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為江浦冢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為以羣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

增市傍近地別築室一區以居既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聞來請文為記余家於蕭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聯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衷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於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元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已乎皆有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貽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為之子孫者或乃弗思率以流於汙下之歸不亦可哀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八

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勗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八月晦日後三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整卷存稿

迎曦樓記

羅欽順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谿流映



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為廳為堂為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做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為房宗做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為者既得其理則開窻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為之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沉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後世法者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四十九

歟即名樓之意以得宗做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視世之玩時愒日可同日語耶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做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也殆有得於觀象明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則在所可畧云

整菴存稿

集義堂記

歐陽德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

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百慮殊途充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致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為不必屑屑者將謂聖人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已耳而孟子不與也當是時佛未入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為幻不假修證頓契真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子嘗謂中國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慊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

貴爵祿見利忘義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為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莫辨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况狗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為之閣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子言先生之意毋亦以佛宇廢為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為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狗利者又昏瞽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乎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於

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為無益不學為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惓乎

康熙志

### 永譽堂記

曾 忭

嘗觀詩書所稱尊爵廣譽又曰永終譽乃知士君子出則磊磊落落棟幹世廟柱石大廷而譽以爵顯處則承先啟後肯構肯堂以光大其家聲而譽亦以不爵之爵顯世譽不必皆同而同謂之永終譽吾邑爵譽周氏先世南唐御史矩公自金陵徙今信實里而獨以爵譽稱者何由周上世貴顯逮宋賢才鵠起科第蟬聯仁宗特賜里名爵譽以旌其盛周之子姓不敢忘君賜既榜諸門第而復顏其堂曰永譽甚盛心也方今世故日新變態日甚豈但死生貴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一

賤如東西之不同方即一曙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漫盜奪馳驟而不可方物者浸淫於世求其忠孝節義溫厚長存落落乎如晨星麗天然如是又安冀其一世二世以至數千百世如周之永譽無窮哉君子登斯堂也焚燎有嚴正鵠是施矣人謀鬼謀道存斯尊矣春蒞老梧風物具美矣家之父子兄弟夫婦融融與與截然而閑有家翁然而交相愛矣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何以加諸夫不爵而榮者天性之所自達也不譽而芳者至德之所自裕也是故孝慈以為則而父子之譽永仁敬以為則而君臣之譽永友恭以為則而昆弟之譽永別信以為則而夫婦朋友之譽永傳曰莫為之前雖美而

弗彰莫為之後雖盛而弗傳猗歎盛哉若周氏之祖詒孫  
燕也所謂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周  
君等再拜稽首曰旨哉大夫之言也敬命管城子掌記

康熙

友恭堂記

梁汝魁

人之大倫有五而以天合者二父子兄弟是也父子之親  
不可解於心矣至於兄弟容有不能盡然者氣稟之不齊  
抑觀法無由也田氏之荆姜氏之被高耀千古而稱頌不  
衰豈伊異人哉獨能存乎天命之良耳若乃元方之難為  
兄季方之難為弟則以太邱為之父而得於觀法多也近  
觀吾邑大參王公陽岡之門則誠無愧於古之名流矣公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二

自幼與其昆季講習乎文藝箴警乎道德怡怡愉愉忘形  
彼已既貴而猶夫賤也既老而猶夫幼也不獨縉紳推先  
士民同聲謂之鮮見公有丈夫子六皆秉心敦厚宅心和  
平其居長者則皆能友其弟其居幼者則皆能恭其兄式  
似公之兄弟焉公固樂之而扁其堂曰友恭志喜也亦以  
示警俾顧名思義不渝其初雖然豈徒為諸子謀哉蓋曰  
友與恭人所同得之理凡為子孫庶幾其知警夫一日公  
詣余曰吾與公同官於朝同老於鄉相得莫踰者也愛吾  
之子孫如己之子孫亦莫踰公者也盍為我記之余曰人  
莫不有兄弟惟田氏以荆著姜氏以被顯何也其情真也  
故感於草木通於神明公祿食將三十年俸入盡均同產

自以為當然而同產者亦自以為當然其情真也諸子之能友且恭也豈非觀法之深而潛移默化如此哉願公之嗣世居斯堂感公之德憶公之意常如一日則將與田之荆姜之被共垂永永矣

康熙志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闕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三

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桑氏集

濮侯去思碑

郭子章

世之論政者必曰嚴愛昔人辟之火水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似也顧主嚴者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故寬難是縱火焚林而無以水沃之也而又懼夫暴聲殺機之為名累則混之曰吾嚴所以成寬是令火可為水也其勢焉得故寬嚴當互設水火應並陳而後先次第尤不可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善用水火者先火後水善法土天者先天後土故政教大舉於當年德澤永沁於異日所居得民之尊既去得民之親子產孔明之治鄭蜀得之矣刑鼎之鑄申韓之書說者病其太嚴而誦子產曰古之遺愛誦孔明者曰見伊呂失蕭曹迄今數千年後民猶見思在當日可知已舒城濮侯之治吾泰也蓋法鄭蜀二相之術焉侯始令長興既更吾泰甫二年考績侯自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四

著論民便覽予為之序曰鄭人思僑蜀人懷亮具在此書比侯應召去泰今令公王侯為刻侯官運碑予為之記曰砭前癥瘕解後繪繳亦詳哉乎其言之矣侯赴召後以讀禮居堊室士民思侯善政為伐貞珉紀之聞之王侯後獨言於予予惟侯之政夥矣細者無論論其巨者陳者無論論其存者巨莫巨於賦役初議官解時每石派銀八分後實減止派銀五分四釐有奇歲減九百金嚴禁私科每石壹分歲減三百六十金泰故設直櫃老人外夥積保內輩猾胥奴里隸甲刑牲彘酒比之豺狼虺蜴侯草之歲省費二百金毫芒龠圭皆民脂膏昔苦民運而今易以官昔苦直櫃而今自守櫃民惡得亡思民苦歲歲僉保正副侯令

見年里長兼充民苦歲歲僉收頭侯令里長依糧虎鼠遞充兩廂民苦歲歲僉總甲侯令保正副每人承直半月民惡得亡思其存而可目擊者邑龍首山故築一塔後議再築一塔以時詘舉贏而半輟工侯竟之費五百金與前塔侔邑故無社學侯捐田四百餘金市田租八百六十斛為社學費金社師雖稍差池而侯田如故租如故覩浮圖而思築者睹社學而思置者民惡得亡思為十年計誠詭寄包攬為六限計誠積保誑收為推收計令彼此親供對同即以造冊而書筭無以售奸為綱常計諭叛奴毋負主毋跋扈令反側子自安民又惡得亡思雖然此皆為民萌也有本焉侯初下車與神矢曰有司索耗天下叢災故令收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五

頭直櫃令納戶自兌自封自內櫃中收南兌米較正鐵斛比舊斛省米三升令糧戶自繫玉尺視身冰壺照物當初在任時民敬之似尊而不親今去五載民思之又親而不耳侯自處於火與天之間而民愛侯在水與土之際予非為侯佞也侯性清峻今伏苦土本不祈人知而內姪蕭博士應禎補諭舒城與侯朝夕且三年以書來曰濮侯蕭鄉園結盟泉石門止五尺之童清見千尋之底嗟乎侯無愧此石子亦亡愧此文侯名中玉字琢如號卓峰直隸廬州府舒城縣人萬歷丁未進士

再志

高坪郭氏三義碑記

郭應奎

一義者何義渡義倉義塾也渡濟涉通衢要津不可一日

缺焉者也倉備賑塾育才其在同宗一本尤為急務三者皆義事也故合之曰三義予先君平日最愛范文正公義田予自知讀書亦喜鄉族義事及宦遊出入雖力有不逮而心未嘗不惓惓於是每與諸昆弟子姪函談之不置聞人有一義行未嘗不擊節稱賞歲癸巳南臺內齋兄輩五人以吾族舊有渡而經理踈畧行者病之屬予為勸語鳩金孳息慎出納明註銷修創不失其時往來以是稱便歷今三十餘年而五人惟撰姪存乃以更代請且曰義渡善矣而義倉義塾尚缺其何以畢公之志予矍然曰豈惟奎之志實先君之志也抑亦族子弟平日信嚮同然之志也於茲而舉之豈財力不足之為患第患不得其人以倡之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六

耳乃續推武樵弟輩十人以主之復勸諭鳩金孳息如前法益以歲入公堂之貲以佐之通融出入以制其用俟後稍裕則置業收租為久遠計凡族之歲歉告艱及子弟嚮學而窘於無資者皆酌給之不慳不濫從衆議焉撰復請曰三義公當有記撰等謹磨堅珉以待其前後首事及出金若干人以義相唱和者皆宜一一勒名用勸將來予臆其義乃申告於族衆曰人之所以參立天地者仁義而已矣仁也者物我同體之心天地生生之德也義也者所以行其仁也故拯隱恤患宗族莫先焉苟秦越視之則薄恩義人理廢矣亦何以相與為族故予既立宗範而於三義復贊成之且規畫具備其為世守勿隳庶幾後有賢者又



將增美於前人則吾郭氏之為望族其有替乎

再志

秦和縣補虛查隱記

歐陽鐸

語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省事莫如除病病除則利興夫然後能與民相安國家以六事察守令而賦役病民為急吾邑若尤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缺攝承者奉新條均糧班役將以利民也而人情警警豈惟曰慮始之難踰年冊成陳侯梅甫至愬者殆千百數侯稽冊籍考其出入蓋失額者幾五千石嘆曰均糧乃至是耶久之得最要者六一曰無撤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曰交征之弊四曰措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里書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面詰其故諭以法比寬假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五十七

轡策而與之期十九人皆寒心首服於是勾其私識以叅官籍使亭老監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慮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叅伍檢考咸誦言曰屬在總然歲月遠不欲浚求則取諸新墾而易者補之亦惟其自占不取盈焉凡得欺隱米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以私計者二石有奇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交私兆弊訪於眾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愆乃告成於撫按藩臬若府咸嘉其勞績侯慮去而無證遠而弊生撮其凡目曰補虛查隱冊付諸梓與戶符相表裏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數據實徵輸免於浮噬豈非仁人之利哉或言宜隨戶而歸余曰此由不得其戶者侯姑

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嗟乎茲事也縣大夫昔屢有問者而竟無成甚矣積病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邇緣家人執里役言其利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以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通志

### 修築破塘口長堤記

陳昌積

邑破塘口切城關之西瀦一方巖溜溪凜而為歸壑首南山趾麋山約十里許而皆腋於贛江也土著者俊彭守約語予茲塘舊名白石湖往渠侍御大尹兩祖佃湖之半為私業廣種菱藕於兩坻歲時泛船其間採菱觴詠為適一任貧窶擷食里人因呼為菱藕塘前列方土綿亘幅衡盡民幹止井牧之所夾塘左右庶姓族居商店駢櫛號為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八

開市橫截以四達街衢距江洲二百餘丈而遙贛水泯泯順下猶建甌然正德初元有股江曰牛乳泗注籍緒年久泥沙高淤壅積不逝加以上流之漩湧對岸南涯突滙為一大沙洲袤二里許障水北潰而射齧江岸岸土疎裂善敗隄防無施六十年之間日頽月墊向之所謂族居駢肆幹止井牧之地盡在江中勢將搖撼縣隅而蕩析兩都田土賦稅也民洶洶焉懷剥膚之恐故今名曰破塘口云前後轄司良牧目擊其患而憂之顧上憚奏請之頻仍而寢題覆下則慮工費之艱浩而莫措處竟焉沓阻貽患滋鉅舊令今都諫見華王公嘗咨究利害臨視營度至再會膺內召而輟明年曙台唐公至覽之驚嘆曰江岸頽極矣吾

為司牧忍視其垠堦墊淪喪民土物之愛且為魚乎吾當  
殫力以捍邑未幾以入覲行士民復言其害於撫臺潘公  
巡臺趙公符下郡邑時郡倅曾公適署邑篆議請追完稅  
契舊差銀兩與富戶賠納虛糧之錙備充修築工費外發  
倉儲為助已而先生還治力言三項逋負事屬年久一旦  
嚴催恐生攜心况望此濟需所益幾何職忝當事安敢他  
諉嘗臨破塘口詳觀而熟計之矣決潰延演七里盡當河  
流之衝欲櫛築排塞非萬金以上不可欲閘防補恐罅  
漏而百潰隨之欲派里甲則騷閭閻欲動錢糧則須題請  
此皆論事而非當事之定計也今為奠民而不至厲民因  
土之故築之使反其宅斯可矣然未行而言徒屬孟浪必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五十九

請而行終憂覆餗今職非敢曰能之願借便宜姑俟來春  
畢力報効先生於是首掃宦場禁屏埽埴然後寬除三項  
逋征以己自理贓罰暨巡道與大府張公符發重犯贖金  
擇召習築石工而給發之俾轉募遠近饑民伐石於山令  
各運至頽所計塊受直饑民懼甚擔負扛載聚石成坵先  
生親冒風霧之毒驅涉登陟商度水勢指示石工相極受  
衝潰之所管礫礮堅仞深築基修五磯頭純砥槩砌旁設  
稜蹠似雞距鋸牙橫殺水勢頂則用三合灰土疊搗屢削  
平直如原可坐多人磯下各起有泥淤小洲頗能障水南  
迴蓋不待竹槌薪屬而已像月之規旅石之固矣其當塘  
口一帶夾五磯上下水勢悍疾溢溢尤甚尋審財募工緣

岸簽隄為防仍用石作乘水每堤一丈分作三層每層尺  
度高廣有差率豐下而殺上務崇基厚址也於凡故岸舊  
徑隨其低昂繚而合之完堤三百餘丈巋然如墉自此以  
達鹿山決河用道府符來金矢之贖羨仍呼授罪徒僦熟  
手工傭照式依岸掘地築堤級數高廣如之於是經費既  
裕庶工林聚心一力齊登登不作為總為堤八百餘丈為石  
磯五座各高一丈五尺濶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外為水  
府祠碑亭共一所斷續頽接支聯涂合綿綿然成十里長  
虹合邑鞏金湯之城坐享樂利於無窮矣由始作以迄就  
工為日六百五十籌較經費為白金若干用人之力計三  
十餘萬工然費皆取於罰鍰民不知財所從出力集於雇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六十

募衆不見其片役及已謂之惠而不費非耶

通志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劉崧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  
內省者凡三百人各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  
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  
上郡州之隸於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  
冠絃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  
進士題名者迨我元乃未有錄焉非闕典歟粵自延祐甲  
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  
某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  
咸可攷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

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為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  
優等為諭錄者則又至正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  
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  
哉某以晚學實忝斯舉顧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  
考撫次第而論於衆曰惟士之所以學於家舉於鄉而貢  
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修已乎  
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源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  
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  
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通志

### 南宮義舉記

周有德

士風之厚薄大抵以義為重輕西昌壯邑素號多士三歲  
泰和縣志

###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六十一

大比應詔旨不下二千人其相與友助相與講習之意已  
槩見於平昔及登籍天府觀上國之光實衆歆艷其榮之  
時豈可於道里之費而使家自為備乎此今日義舉所由  
興也義舉之約以千人為率每人日出一文約三歲得錢  
一千有奇壬子科紹興士子大比郡以十二日揭榜吾邑  
題名者十人皆以義舉月既建亥十有五日日序鄉飲於學  
邑宰趙公丞姚公尉梁公及鄉老與焉義舉之領袖者咸  
在集錢得四十四萬八千有奇折而送之於斯時也縣官  
之勸駕既勤鄉里之餞舉甚麗士氣大振禮文可觀古者  
賓興之意復見於今日矣鄉舉里選三代所尚縣次續食  
兩漢僅見自科舉法行是意微矣膺薦之士觀光上國道

里遠者以數千計裏糧資費貧則未免資人介則必至鬻  
產因仍積年無有寬其憂者於是令道州司法嚴公萬全  
鄉先生周公英彥合謀其男琰有德偕鄉貢進士陳忱三  
人總其事率鄉里同志為義舉計日集錢積之三歲以侑  
其行士得不困戒行之先鄉老飲餞於學是日壬子良月  
望日也請於邑侯趙公師爽公欣然主盟復行古禮且曰  
歌鹿鳴之詩序燕賢之儀公家常制未足為盛觀公等崇  
鄉里之義行鄉飲之禮舉百年之曠典新一時之美化真  
盛事也當捐公帑百千以助斯舉士益感公厚意謂三代  
兩漢遺風今日見之越明年譚一飛實中乙科調章貢戶  
掾陳嗣宗次之調衡州茶陵簿皆由此其選雖未應龍洲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六十二

之讖而來者為可知况義舉自吾邑始今天下聞者類欲  
效之夫豈無益凡預是舉者僉曰盍識之以詔後來云

志

魁旗記

劉崧

魁旗非古也士試藝而獲售焉好事者設之以旌其門者  
也名魁者何按說文魁即首也北斗前四星為魁故士以  
文膺首選者因謂之魁獲售非魁也而亦云者好事者侈  
而謂之也其織無定文大小長短無定制而其色必用正  
黃非自重也重其將登名於天子天子受而拜焉者也西  
昌由趙宋來科目得人為盛皇元科興而中廢繼而復興  
而世變作矣自延祐甲寅故翰林待制楊公景行貢登甲

第丁巳陳陽鳳繼之至治癸亥蕭雲龍白雲瑞楊升雲又繼之大歷己巳曾貫繼之迄至順壬申曾貫再貢一十九年之間登名者六人焉至順乙亥科廢至正辛巳復興而小更其制歷三科為庚寅而楊植始中副榜癸巳蕭謙繼之丙申楚與歐陽銘始獲正薦蓋科復又十六年矣先時捷於報者率用黃紙為小旗倩人書魁字走至其門綴葺滅裂旋壞於風雨聞昔陳陽鳳得解時獨樹陳氏世科旗於庭下蓋其家故物也當科復之六年里人龍煥重章嘗慨然嘆曰吾州素稱多士科復久矣乃未有裒然舉首者何也有則我當製魁旗以榮侈之衆曰士氣萎蕩甚矣不可無作興之者盡力成之君即市帛命工練製聞廬陵掄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六十三

魁堂墻壁刻大魁字為故宋狀元文信國公所書遣人摹畫以歸乃取帛斷為丈二尺者十二幅攢貫為身中鏤青帛為魁字上規紅帛為星文其首別用通帛二幅為旒長二丈有咫牙鬣慘然其首幅之上端列為紐繫二十有四乃外為長竿繩繫竿首而引繩循屬於紐間以注於旒之末使牽制之總用帛若干匹以丈計之若干用工凡若干日旗成藏於龍氏越四年始得楊植衆欣然舉旗周行市中時監州達理馬識禮政尚嚴肅不以辭色假士民聞鼓吹喧甚召入獎勞之見魁旗侈張而聚觀者衆因戒曰此學校盛事盍樹之櫺星門外張三日而斂之毋褻易也自是旗藏於學宮壬辰寇亂有欲私沒之者既獲免乃復以

歸龍氏癸巳得蕭謚以客外不及設至是余二人者竊  
忝乃九月十三日也復出諸龍氏而張設之時歐陽銘留  
龍與未歸衆舉旗及門賀其母而退然後過余株林士友  
來會者五十三人鳴鼓角執觴豆及舉旗曳旂而從者又  
五十六人由州學出南門聯舟渡江長洲大風飄揚媿姁  
兩岸聚觀者以千萬計時江西叅政全公總兵自贛下駐  
快閣與使客將校臨觀而嗟異之江南父老言自為兒時  
聞長者言張狀元時有魁旗渡江來今乃復見也旗至留  
余門者七日鄉人喜助之至先立高柱於隴上乃以長索  
維旗竿斜置柱尾東西俯仰隨風而旋人望而偉之時周  
本性自吉水來報捷自攜魁字小旗併樹其傍周云此大

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六十四

旗余吉水所未有也已乃復歸龍氏他日有欲序書延祐  
以來登貢姓名其上而未果也戊戌龍興陷又明年安成  
兵入邑魁旗乃亡於盜嗟夫干旗在郊見賢禮盛宅里之  
表風聲樹焉而况科第之儀文所存太平之盛觀所係其  
作興鼓舞之機深矣宜士君子有所不廢也抑士之所以  
自表異於天下固有大忠大節如往時書魁字於廬陵齋  
壁者世或未之思也於旗之有無乎何居而旗之始作則  
不可以不書書之異其事也亦以彰龍氏之好德也旗亡  
而後書者懼其終逸也亦使後之作者有所興感於斯文  
也

宏治志

鄉飲酒記

劉敏求



鄉飲酒者太平盛禮也以經考之其制出自成周後世指為迂濶遂至闕典有志之士讀其書至掩卷終日鬱鬱有不伸之氣其故何哉周之盛時設戒令於族師叙齒位於黨正其相賓也比閭黨正至於五州其聚飲也獻酬交錯止於三爵賓主象天地僎介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蓋有神而化之之術寓焉觀揖讓周旋不出於楹堦尊俎之間而使上恬下熙兵寢刑措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其效豈曰小補之哉自周而降由漢歷唐寥寥千百餘載舉而行之不過漢之永平晉之泰始唐之貞觀三數君而已用其禮力贊而上者不過伏湛李栖筠裴耀卿三數輩而已噫盛典之難行於世者如此肆我主上運際中興治思往古慨然泰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六十五

有恢復之志紹興十有三載歲在癸亥四月朔頒鄉飲禮於郡縣蓋欲明人倫序長幼息爭鬪之原弭暴亂之禍誠可謂知本矣吉之泰和舉行為獨後者政以邑之東南接壤虔贛寇之出入殆無虛月蒞政者迫於督捕鄉飲有未暇也越丁卯五月二十八日右奉議郎新知建康府溧陽縣事馮公迪德沿檄來攝縣事未踰月在境之寇皆就擒矣公語縣寮曰賊既掃蕩禮可講乎羣寮贊之又一月鄉飲之禮於是告成儀矩出於閒暇禮物辨於咄嗟七月十有二日公主其禮右文林郎縣主管學事坑冶事務楊惟中為僎文林郎前南安軍大庾縣令蕭嘉彥為賓右迪功郎前武岡州武岡縣主簿劉申為介右承務郎致仕嚴執

中前差權虔州虔化縣尉嚴震前差權虔州龍南縣康禮  
為三賓會邑之進士僅三百人釋菜於先聖先師黎明徙  
幕次於寬門之地肅賓於門序賓於階獻酬於庭羞爵於  
堂其禮簡而不煩其容緩而不迫酒三行司正康利賓揚  
觶而告曰仰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專  
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家內睦於  
閨門外比於鄉黨無或愆於度以忝所生士皆受教再拜  
而退敏求抱病邱園濫預敦諧輒告衆賓之右自為晚景  
復覩太平氣象誠千載之遇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詎不信教邑之者士喜而相告曰獲受聖朝  
忠孝之訓皆公舉行之力也使郡邑皆如我公用心之勤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

六十六

將見千里同風百里同俗以六合為家俾髣髴雕題之陋  
感而化之皆吾冠帶之民矣子盍為我記之中元後三日  
記

新增學田記

戴邁

聖人之道行乎天地千萬世之日月也六經天地之性情  
學校日月之次舍洪荒以來生機無一間息覆載是照臨  
是惟聖人之道與立聖人遠矣經以載其言學以存其教  
君子求道於經則必受法於學學校不重矣乎洪惟天朝  
丕啟休運列聖勵精一意文治如雲漢在天昭回終古若  
茲誥以示萬方萬方百姓罔敢自暇逸夙夜靈承以典於  
學江西泰和州隸吉安路由邑陞州以其庶也庶而教士

倍於昔來食於學者衆廩粟將不繼時則有若監州鵬飛  
海公都魯海牙知州伯謙楚公恭皆素有淑問仁守義決  
志同事治品庶蒙賴乃遊泮宮稽養士之實知歲計不獲  
於贏每用慊然念慮所孚若有啟迪之者郡士南岡李以  
中義二公之為慨然以其常稔之租百六十石有奇鄉具  
契以奉士類忻躍謂非上好下甚疇克臻此伯謙公深於  
慮事獨曰好禮能有其實固可嘉而擅利者無不至今田  
雖在公然私於為己者豈少橫民侵厥疆貪夫捍其入奈  
何必為之紀綱而後可諉他人任匪利汨則勢移弗躬何  
由定吾其往哉時天氣初肅霜露浹衣公星駕就塗邪里  
老倪夾道至其地觀流泉相土宜畝正畔歲定賦昔之為

秦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

六十七

狐鼠窟穴於斯壤者望旌麾低首屏氣以順條教蓋有以  
潛消其非僻之心然也邁以州之士蕭君繼文建清節書  
院招予作賓余至州儒學正游君中首以茲事告且言將  
刻諸石以永其傳而徵文於邁初公之履畝游君實相之  
剛折柔化克佐其成凡學之事無不舉嗚乎自世俗鶩於  
異端而金碧其宮者釋老也明倫之地孰過而問况捐租  
以養士如李氏乎自為政止於取具而旦夕其心者勢利  
也育材之所誰恤其乏况率人以豐學廩如二守乎學有  
詠歸堂歲久滋敝二公命游君經營修理致政丞直郎贛  
州路推官陳公學禮盡捐其所得學賓俸壹千緡以助遂  
復前觀於是州之庠序大興新廟舊宮赫奕相望聳遠近

接絃誦薰然皆爭為士子又聞鵬飛公初至有藩邸以其  
威取州民善壤急符下州上下風靡公以義力爭田得不  
奪二公之於士於民肆殫厥心有若是烈不紀績於吾文  
其何俟

宏治志

### 嚴子容贍學記

郭子章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育才興賢由來尚矣萬歷三年上慮  
教思之弗廣也飭各州縣建社學立書院以宏敷教化壽  
考作人恩優且渥但貧士之學於其中者每苦膏火無資  
中道廢棄者所在多有余姑壻嚴君子容慨然傷之蠲租  
二百餘石贍學歲收子粒修葺學宮又捐租田一頃六十  
畝贍萃和書院給課士助貧儒綽有餘裕一時士風蔚起  
泰和縣志

### 卷三十二

藝文記

六十八

人文鼎盛公力也時徵辟久廢制重科目士匪科第蔑由  
發名成業公困場屋者屢矣一旦奮然曰士能為有用不  
能為無用然能為大用亦可為小用以貲為郎張釋之非  
我師耶遂以例貢輸貲任天策衛經歷有惠政民德之上  
嘉其能進階徵仕郎致仕嗚乎自大道衰而私利盛分人  
以財者不少槩見公頻析數千金之產以培興育才之地  
歟公字在陽號碧泉塘州人子宏命慷慨有父風以書來  
署屬子記子為紀其大者如右他如割田贍隍廟捐貲備  
荒賑俱畧而不書云

郭青螺傳草

泰和縣志卷三十二終

